

養素堂文集

養素堂文集卷三十四

荏威張 澍介侯

紀問諭跋

紀苗警

楚南鎮簞與黔之銅仁接壤箐深地阻蝨苗蠭聚性獷悍甚攻門劫殺無日無之毋扇煽銅苗輒與之犄角壬戌年穀不登越貨於路塗之人咸裹足焉屆歲莫鳩合醜類刑牲壯穆廟號其魁爲大王期以正月十六日犯銅仁玉屏與銅密邇汎兵五十前撥三十駐正大營存者僅二十耳城垣傾覆無巖壘足守邑之人警於竹山之役

嘉慶二年
季事咸

覩覩焉驚余謂屏邑雖小苗不足憂也龍塘當邛水之衝
界牌扼鬼廬之要地險旣得防守斯宜城北六十里之蠟
巖苟選鄉兵數百占護山梁則銅仁施谿六洞水銀等山
之苗不能至城南六十里之壩坪苟選鄉兵數百碁布澗
谷則南路革谿天塘之苗西路新谿南洞之苗至則授命
北有平江鴻波湍盪不可以厲檝漁人而藏其舟楫苗豈
能飛渡耶余旣以解父老之惶惑方欲召募壯勇邵署糗
糧執挺以爲袂從先會鳳凰廳傳司馬率健兒至誘其渠
禽之餘各鳥獸散矣聞逞者荆蠻之叛黃瓜寨掘地得古
碑有火龍飛入黔南地二月興工八月休之讖旣而狎苗

起興義延蔓數郡縣掘墳屠脰民受洪荼合楚師勦之乃
定歲月悉符茲幸天奪勦魄虺毒未歛吾亦固吾圉耳藉
使木札羣飛布巾爭舞銅之苗觀蠶起而清江台拱之
九股復響應之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覩必燎原誰其拯
海當事有李化龍鄧子章諸公庶可以釋公弭變卧鼓安
邊以紓

九重宵旰之廛哉

紀詛盟

宋遵義軍圖經云民信巫鬼好詛盟嗟乎此不獨遵義也
黔之民類然做憂瘡噬靈設鬼笑耆老引經投石結草偶

然魚置僂祀鮑君無意李栽競傳愈目其起於鴟義矯虔之有苗而至今習跛擊乎或者曰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鬼神之徃來於人間者亦或箴其靈爽視聽所接賞罰爲昭蚩蚩之氓其畏王鉞也常不如其畏鬼責而君子猶有取焉者謂可以輔王政之窮也晉蘇公羅暴辛之讒則出三物以詛爾斯屈平遭椒蘭之嫉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何況於里巷之人乎余曰惠吉逆凶福善旤淫經有明訓矣若近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則釋氏因果之旨也聖王御世納民軌物克迪斐常彝倫攸叙範其衰志敬之遠之莫

不灼然於鬼神之故而其鬼亦遂不神是即所謂神道設教也而豈聽命之云哉

紀治盜

黔之地縣峯林太虧日搜雲恠石堪當曝鼈寢虎散無統紀如仇相避又山枯水臍剛柔數觭逐隊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蹙而衣食以禦人儻亦形甄使然雖有猛吏銳意追捕廼至不勝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抨弓注矢探丸飛壻散則牧犢飲芡摩蜃迎貓皆吾民也又或郊關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囊篋嚮委之而去僅以身免歷險衝危踉蹌呼籲於有司弁役疾馳而至則蹤景消滅是故

始於剝商漸則官被劫斂始於攫貨近則人茹金刃何可
忍言鹽鐵論曰水有獮狽池魚勞國有蠹圉齊民消如之
何其聽之也遵義幅幘遼瀾統轄十三里崙里十六甲煙
火輻輳地輒險阻其民桀驚詭譎染楊會之餘習而里甲
多巨猾值趁虛日輒聯外來覲客標掠錢貨以爲常余代
庖之日吏民初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聞其在玉屏聲
觀望不敢動然予之治盜以虛不以實崙見同寮有獲盜
者輒毀折支體飲以鹽鹵矐其目竊傷其酷而卒莫之能
戢者賊以爲法盡於崙吏亦以爲法盡於崙役亦以爲法
盡於崙且議其忍也而不肯捕盜因崙蓋熾余則不然受

事日召集里甲訊其素鴟義者斥之選太愿慤嚴諭之以杜絕飲博謹守堡寨其容畱匪類者舉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舉無赦其有被盜而匿不報者舉無赦惟里甲倍償而又於邨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以威刑懼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儻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儻則密捕則真盜或忝匿而役以局外者當之巨盜或遠颺而役以鼠竊者塞之儻則囊橐何氏鳩聚何所肆劫何地黨羽何人起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虞儻役之紿我也復擇役之誠諳者覘之耳目旣廣聲色不聞彼宵小者以爲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儻之者旋至迅發役捕

之罔不獲其聚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值趁虛之期微服遑察之伏壯役於側近有肆斂者卽禽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痛懲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重賞之其渠賊吳賴頭賽曹操把地王等以次就禽無良之徒各惴賊懍懷疑余之日出而網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遇桐梓令衛君天民問曰子其以鄰國爲壑乎余曰子甘爲逋逃數乎衛未有以應也

紀毒蠱

周礼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隱以辯地物鄭康成

曰地慝若瘴蠱賈公彥曰瘴卽瘴氣蠱卽蠱毒人所爲也
是古晉隆時卽有假此以惑人者故設庶氏掌除蠱毒以
攻說禱之嘉草攻之朮注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
先王鴻術經世設科防姦如此但其所謂嘉草者今不可
得而知矣宗懔曰周礼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卽蘘荷也神
農經亦云白蘘荷可治蠱王逸大招注曰苴蓐一名蘘荷
史記相如游獵賸注爾雅云蓐且蘘荷與叔師注同蓐且
蘘書作巴且文穎曰芭蕉也明丘瓊山集羣方鈔不知蘘
荷爲何物楊用脩引急就章注云白蘘荷卽今甘露蓋誤
以芭蕉爲蘘荷也司馬賸既有諸蔗傳且又有苴蘘蘘荷

傳且非蘘荷葦矣古今注蘘荷似藟苴而白藟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藟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潘岳閒居賦所云蘘荷依陰是也夫蠱之於人毒矣中之者嚙豆不腥含饕不苦則腸絞歐吐救稍遲則僵而金蠶爲最昏夜飛飲水次光如曳彗鮑明遠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按千寶按神記云礪士先中蠱一作礪士有備客得疾云云其家密以蘘荷置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一作食我蠱者乃張小二也自是解蠱藥多用之故葛洪方云人欲得蠱姓名者取蘘荷葉簪病人卧席下大呼蠱主名也而草木狀云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芍藥交廣

獠俗多畜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芑中江夏李侯以
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得是草侯服之遂解
其吉利即遁去侯因此濟人遂以爲名此草想即藁荷特
因人名異稱耳夫九尾之狐谿邊之皮鼈雌之鯢魚帝臺
之五色石游戲之三足鼈皆能已蠱然其物如龍肝鳳髓
渺不可得今則磨鉛汁飲之即大愈無俟問孰法於柳州
矣物類相感志黔南桂州出錫蛇粗如大指甲有金銀星
解蠱毒西谿叢語云煎石櫛根皮汁食之即吐出愈又
云以白礬牙茶
搗末冷水飲之

紀九香蟲

余髫髻在外馬足車塵關關萬里得勞疾恨無罽蘇之我

遺也目見潢池弄兵梁渠舞羽黔首流冗得痛疾恨無草
荔之我惠也改官於外無吏才牒訴倥偬敲撲喧囂耳遂
以聾恨無文莖之見贈也民陝輸而苗剗罄上下嗷嗷是
非區霧憤放手者之類越貨也則忿之甚思得帝休服之
握符衝塗日惟供億稱娼之是急無瞬晷展卷幼時所誦
經書茫如癡寐是爲念疾思得迷穀佩之時復勘地巡稼
登峻岑冒毒霧飢飲不時得痔疾誰則投我以赤翁之櫟
烏蛇尾之虎蛟者兼此六疾百里何堪乃者挂冠引退囊
無阿堵甌無洗粃飢腸時作鐘球鳴也暇輒覽列仙傳慕
葛稚川之爲人便有意縱志舒節以馳大區與造化者俱

又念夙無仙才未必有仙骨私覬選崔文質局食我以黃
散餌我以紫丸庶蝸甲濁穢拾階霄霓迅千靈於一斲方
塵劫於俄頃茲聞畢節之赤水出九香蟲服之身輕喜甚
詢之士人言蟲生瀾水中春夏出遊水面者不可用秋冬
潛伏瀾石土人掀石得之售人服法用十四枚微火炒去
殼翅及足七枚去殼翅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俚一次嚙
食白湯下日服二三次俱可用完十四枚而止儻余得是
蟲也不謗荷扇之丹砂矣或曰服之尤宜子云

紀異魚

洞庭中流漁人網罟細魚一罟共百餘尾內一魚形狀甚

異首似牛鴈口圓睛突出頷下白須四莖頤旁白須二莖
差脩脣上紫須二莖頷左右骨刺如刃長寸許周身色似
黃蠟而尾赤鬣紫脊隆起如阜腹肉浮起金色洶沫尚活
余以數錢市之蓄于盆水揚鬚鼓頤羣魚爲之効衍庸庸
耶禺耶鮐鮐耶余不覺而知也按劉劭七等謂洞庭之
鮐紅腴青頤朱尾碧鱗與此微異志之以詢知者

紀夢

戊子之十月夜夢處廣庭之上旁列書籍殆萬卷遂手取
一編籤題梁書緝閱中閒如漢書古今人表式前頁有橫
格無字次頁第二行書曰所夫琮下小字曰琮寧遠將銅

屢欲紀此夢而未果後二月又夢至一所看梁書形式如
前第二頁三行云六州都督所夫紳上四字差小下三字
微大按所夫本虜姓唐時高麗將有所夫孫梁果有所夫
琮耶何夢之忪也又果有所夫紳耶何夢之頻也又于今
上十三季一箇夢讀左傳末有云濊永平二季葬梁冀妹
又夢讀鄣璞游仙詩濊非仙才句下注云一本作象才
問

答客問

予旣纂忠菴侯集成客有問者曰吾子體慕諸葛稭薺遺
文咸有依據厥意良勤而輕改陳書靡所回護毋亦過於

勇沒乎子曰是固承祚之隱衷必賴後世要正者也慨自
爰精淪幽天光分耀昭烈宗系建國爲漢帝制拓規當時
詔誥盟誓大義炳然也而平陽相委贊典午曲徇時情安
加蜀稱失其實矣且改元頒厯緒紹正統乃儕諸南唐辱
王貶損尊號尤爲不倫夫大言必正名名正斯言順以諸
葛之解帶輸誠翊贊季興斥絕二邦有同芻狗而於對命
陳詞呼所至尊輒曰先主恐非膺臆之所肯出也故知易
漢以蜀夏帝曰主乃敵國之醜詞簪佗之虛錄矣晉劉知
幾論後漢劉孚列傳以爲東觀彙筆容或譎於當時後來
所修理宜棄革正此類也宋蕭常祖習鑿齒之說改修三

國志爲續後漢書十卷以帝蜀黜魏元趙居信宗資治通鑑綱目之例纂蜀漢本末三卷以蜀漢爲正統郝經纂後漢書九十卷大旨與蕭常同復作八錄以補陳志闕畧謝陞纂季漢書五十六卷紀劉氏爲漢列吳魏於世家是曩來通亮之儒皆用訾詬而常璩反沿西充之志裴松竝無糾駁之文未免擣昧不察阿枉矣顧安荅曰今之君子旣非曹氏司馬之臣不當稱昭烈爲先主姚燧曾以朱仲晦書帝禪以後主爲非是卽予稱漢稱帝改陳氏之愾也

四書問

問冉求多荻竟爾聚斂宰我辯辭輒欲短喪攻以鳴鼓是

政事無與於學問比之朽木將言語不關於性情五鄉童子與其進潔何辭孺悲以瑟歌逵巷黨人譽以博學何述不試於琴牢周公驅虎豹犀象難弭兄弟之畔舜不迷烈風雷雨未順父母之心將由人不如物待且必勞仰思亦豈天近乎親于田可以號汰我懔厥故子暢其原

易經問

問易道精微取象人事西鄰禴祭自指文王而享於岐山或即改元稱王之證明夷利貞斯爲箕子而內雖正志不居演疇對範之先帝乙歸妹宜屬成湯仲翔以爲紂父高宗鬼方自是荆楚朱衷乃謂先零此之差違各以詳對

諭

勸民捐賑諭

夫天災流行原非無故人事補救實賴有恒籽柚其空望
饑殍于此日簞車不滿祝豚蹠以何季于此時也而不裒
多益寡酌盈劑虛分倉粟以拯飢發積金以恤困諒亦人
情之不忍毋乃天理之難安頃在合邑猝遭浸淹實可矜
憫本縣繫念蒼生何啻赤子親臨撫卹據實勘明慘聞澤
鴻之聲忍見魴魚之尾必使一夫不失其所萬姓皆登干
臺但博施之難能而照擊之易舉其有情殷桑梓念切枌
榆或出穀盈千或捐金累百分菑救患濟困睦鄰胥縣馨

而無鳩今汎舟而有豸仁之端也惠莫大焉本縣善與人
同貨惡地棄必當錫之扁額以旌義風況城池所以衛民
倉廩所以蓄眾亦當各分筐篚勿恡錙銖俾成乞乞之觀
庶免陳陳之朽嗟夫爲富不仁奸豪之所笑聚財能散聖
哲之所嘉爾有眾其懋勉哉爾有眾其懋勉哉

正風俗諭

瀘邑風俗雖屬淳樸而有敗化數倫淩不可躔行者如鄉
民童養之媳本爲長子娶也迨長子歿乃換易庚帖爲伯
也妻者卽以爲仲也妻或爲季也婦者卽以爲叔也婦一
轉移閒頓乖人理姦則治棲媚則薦枕此豸獠之所行而

姁然爲之又婦女入廟焚香本干例禁乃有求嗣於佛祈
夢於仙僭宿禿顙之榻同食伊蒲之供其閒蓋有不堪言
者而其夫甲顏不耻良可怪也且復招引僧徒鳴鉦誼譏
少婦豔粧列坐目挑心招何曾說法徒以誨淫此尤爲風
俗之蝥若人子之於親生當盡養修滄甘旨之必精苑當
盡哀衣衾棺槨之必具如是而已乃又廣延僧道晝夜誦
經酒食歌呼徒糜金錢無益苑者儻有知礼之家祇行奠
醑不事懺悔則以爲儉於其親羣訾詈而姍笑之尤可異
者延請西席多係僧道之流又或醫卜之輩更有曾爲胥
徒亦充其選衣冠不似學究頭腦何止冬烘如獼猴之騎

牛類蝦蟇之演陳旡既誤讀字復別寫致令聰明之子滿腹痰藜之九鄉塾之閒盈衿蓀蔕之氣有地方之責者固宜嚴禁痛革而紳士必先遵循古礼矯正敝俗以爲標準庶幾久而挽回之也

禁溺男女論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父母之所重惟子男則延翠緒女則連絲繡未可因貧而棄之也觀寶奩母蛇拊棺而殮泣浣紗女封蛟赴隴而隕涕是異類之蒙函育者且知感所生哀所命而人顧以屬毛離裏之愛忍殘殺之哉在晉漢末泉陵鄭產爲白土嗇夫時屬多事國用不足民多不舉

子產勅其勿殺代出口錢力言于郡表除之晉王濬爲益
州刺史俗多溺子女爲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活者數千人
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士卒父母戒之曰府君活汝汝必
死之宋時浙人歲輸身丁錢絹小民生子卽棄之稍長仍
殺之太守孫熹訥知江渚荻場利甚博令有司籍其數請
代錢絹符下之日民歡呼歌舞始知生聚之樂蘇文忠公
與朱鄂州書云王殿直天麟言岳鄂閒田野小人例只養
一子多輒殺之尤諱養女始生以冷水浸殺之父母亦不
忍率閉目背面以手按水中良久乃死是古管賢詰爲政
莫不以溺男女爲禁蓋重生命也今瀘谿亦有此敝俗深

可賊恠諭到其各改悔無仍慘酷倘有家貧不能養者送
育嬰堂俾乳母育之異日長成仍許領回倘或不遵私自
淹斃定照故殺其子孫例究辦毋忽

諭瀘谿紳耆

去歲本縣重修邑志人必徵實事必傳信凡鄉曲謹牒造
偽妄纂者皆行芟刪其時固未見萬厯十季陳封石所脩
初志也今閱之竄于本縣之去取相符可以知其精審矣
乃卸事以後該紳耆等予人物志內仍添周廸黃表鄧璩
蔡苑諸人又增證近時數十人殊爲不解大周廸者乃臨
川之峒賊梁陳之叛將佃鄉不常身擐顯戮引爲桑梓之

光豈非粉榆之耻黃表者唐室何郡之鎮將節度何州之
兵馬何朝錫銀魚之袋何君賜柱國之封黃姓有何據而
以爲祖乎鄧瓌者僖宗之紀沙陀之傳均無其人同光之
季天成之會杳無其事所言威軍節度果是何代之衣冠
鎮守江閩知係誰家之疆域鄧姓有何據而以之誣史乎
又新舊五代史周廣德時不聞有進士蔡苑也天下兵馬
元帥唐肅宗以其弟建寧王爲之諸道行營都統唐昭宗
以宰相王鐸任之不聞有天下都統兵馬也且蔡允恭係
天策府參軍後爲太子洗馬新書言其爲荊州江陵人何
得在瀘谿而苑爲其後也而冢墓之志復載于志寧之塋

兆考昭陵陪葬之冢與石馬爭高文本紀功之文有豐碑
久峙天下皆知爲高陵之籙矣者乃繆指瀘谿之人雖齊
東野語遜此荒唐又列女中增入鄧九娘尤可詫異夫東
陵聖母漢史不書宣城李娥吳志不錄九娘何人見何紀
載而冒昧入之大抵盲人執鏡不知日月之明矮人觀場
罔睹魚龍之戲豈眞目不見曉實亦舌未有端易大傳曰
誣鬼神者殃及三世爾等詎未之聞耶不加桀削非惟招
鄰邦通人之姗笑亦且貽瀘邑後起之詆訾若選舉志中
增仕籙封蔭耆賓諸目在前代者無可考稽在本朝者又
屬微末比于鄉會之科旣已不類儕諸烟戶之冊庶幾于

倫烏可溷志乘乎爲此誕告爾罔尚其守狄茫蕩之不仞
梁公斯爲持正毋效郿崇韜之妄拜尚父致陷僻邪也此
諭

跋

奉天錄跋

此秦人趙元一所紀唐德宗幸奉天之事也自建中四季
李希烈亂涇原兵變朱泚僭僞李懷光討逆以至渾瑊
臯除大憝李晟收復京邑而止是書每段多用麗語形容
之又引詩書語贊歎之其敘駕次駱谷誤入別徑忽見蘭
若有八十餘歲老僧扈從千人應時飽飯同駕南邁倏忽

之閒不見僧舍但有空山涉于神恠類小說家體而于渾
城李晟李勉段秀實皆稱公以寓尊敬之意佗人雖顯佗
直書姓名也宋子京作新唐書多采其說成都龍巖堂觀
祭以是錄遺余爰記于後

李長吉詩跋

余讀長吉之詩竊以爲似揚雄之文也其幽思詰屈奇采
陸離寄興無端離騷與伍世之論者輒議其險恠難解有
心雕績則惑之甚夫以昌吉之才髫齡驚眾而媚忌者流
沮其進用使之阨塞不伸情菀志懣發爲歌詩舒寫鬱抱
宜其龍騰虎攫波譎雲詭也而淺者以凡近測之是元輕

白俗轉擅勝場矣無怪宋儒以覲深病子雲也是烏知子雲是烏知昌吉

張稷若先生風角書跋

風角書濟陽張稷若先生刪古人成說釐爲八卷某行者也余官江西瀘谿以事赴省于畢恬谿明府案頭見此書僭閱之恬谿舉以相贈歸陝後安康張補山判官自京旋向余僭將歸蜀重雕乃爲之跋曰風角之術晉師曠漢之東方朔翼奉施延郎覬何休楊厚楊由任文公李尋方備吳伉青牛先生管輅等咸精之以占災祥吉凶大而國家小而人事無不符驗蓋其理微其數邃矣或曰軍旅之勝

敗存乎謀勇與地形之險夷幸歲之豐歉在乎播種與雨水之旱潦生人之旤福係乎行爲與命遇之通塞何與于風而占之也余曰風天之號令猶之日月星也日有鑄監彌想月有朏朒薄蝕星有飛伏竄逆古人胥以觀妖祥風有順逆喜怒亦以之占休咎不誣也嘗黃帝臣伍胥鄧伯溫善孤虛相旺凡攻戰聽風聲以決勝負春秋時列國兵爭往往吹律觀風此五兩之羽所以太和門也若農人耕殖之期亦候風信通卦驗之所言確不可易仰枝上之少女可卜其得甘霖也又養生經云脩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是疾病亦生于風矣況吹脯

而薦橘柚入竈而喪翁嫗有前聞矣夫風天地之噫氣也如人之呼吸然呼吸有寒熱卽以知人之虛實則夫風起之方或細或巨或緩或厲有不可以逆覩其災祥者乎

臨清日記跋

此吾師秦蓉莊先生守臨清日所記也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壽張教匪王倫作亂殺知縣沈齊義其黨王繼隆起于堂邑應之遂陷堂邑殺縣令陳枚破陽穀殺丞尉時臨清知州王溥以案鐫級赴京引

見先生以州判權知州事卒然變起來犯州城先生率文
茫官僚嬰城固守自九月初七日至月之二十三日大兵

合勒賊照胥殲焉臨清有兩城其一爲土城卽外城跨運河周四十餘里河繞其內城環其外積圯已久城中土岡斷續地勢繚曲徑路百出萬不可守自外城折而東數里又折而北爲頭閘二閘而大關亦在焉又其北數里爲內城可守先生與副將葉信議守之賊照數萬攻圍不休守之彌固

天子嘉其能卽授爲臨清知州而大學士舒反以守內城爲非奏以爲大優僅以知州銜管肥城縣事嗟摩功名之際難言之矣臨清以孤城當賊鋒南北隔絕無軍無餉居人驚駭先生糾紳士以捍敵鎔鐵錫以鑄兵撤屋宇以供

薪綾破衣以爲繩擲油火以焚車隄死士以所營毀高樓
以絕瞭望燒大寺以斷藏匿飛礮擊碑而不愆劍客入幕
而有備隨機應變整暇有餘卒使披昌狂寇不得逞其狡
謀坐頓堅城之下諸帥合圍幕燕釜魚卒就焚如非先生
守禦有方賊得據爲巢穴則三齊之旤且無已時雖禁中
頗牧亦未易奏膚功也澍于甲寅歲在先生糧道署曾讀
欽定臨清紀略日久忘其始末今官江右先生弟四子蘅
洲以吏目分發豫章貽以此記爲書其後不勝慨懷

西方答商跋

此西洋艾儒畧所述分上下二卷刻于閩爲崇禎十年其

上卷目自國土路程海舶海險海賊海奇登岸土產製造
國王西學官職服飾風俗法度謁餽交易飲食醫藥人情
濟院宮室城池兵備婚配續弦守貞葬礼喪服送葬祭祖
共三十一下卷自地圖秣法交蝕列宿年月歲首年號西
士堪輿術數風鑑擇日共十二而術數風鑑擇日未刻觀
其述國土則意大利里亞也路程則去中國九萬餘里也海
舶則容千人也海險則獅海馬谷大浪山茹答礁也海賊
則紅毛夸也海奇則巨魚嗜油酒也登岸則香山澳也土
產則鎖祇多羅絨金銀絲緞火浣布也製造則西琴編鐘
自鳴鐘也國王則吳爾巴諾也西學則醫學法學教學道

學也官職則文理法醫教道六科各有官長也服飾則文
官用寬長衣襟不左不右中衽之也風俗則道不拾遺暗
偷者斬手疆盜論死也五倫則人倫之上有一大倫最初
造物之主所謂天主也法度則有罔圖刑罰不用筌梏也
謁餽則以酒食不用金銀也交易則用銅銀金錢也飲食
則用火炙盛盤全置几以敬客也醫藥則以瓶盛溺識其
病源孩童出痘用珍珠末幾分涼血消毒也風俗則尚直
重信不用欺詐愛人如已也宮室則輒石爲廡屋多爲樓
冬不寒夏不溽也兵備則城郭相連有敵樓銃臺銃以銅
鑄也婚姻則臨時定聘一夫一婦無偏室國王亦一正官

無如嬪也寡婦守貞不再嫁也葬礼則不停柩次日即葬
墓在聖堂後不在山野也喪服則用乎黑取幽冥之意也
送葬則親族各執一燭官高者燭逾多也祭祖不用犧牲
陳飲食于墓不焚紙錢也地圖則有萬國圖以大地居天
之中如卵黃在殼內大地度數與天之度數相應也分爲
五帶者二寒二溫一熱也秣法則有幾何原本同文指筭
遠西奇器圖說皆言度數不言占候旣福也日食與月食
不同月食則月真失光日食日未嘗失光但被月遮掩也
星宿則分渾天諸星共成四十八象查南極諸星又增十
二相以分野之說爲非也且以貫索非牢獄爲冕旒吉星

也。季月則以太歲行度有準，故以太陽歲爲日用之筭。與中國節候相合，而于月日不同。也有閏日之月，未有閏月之季也。歲首則在冬至後十數日也。堪輿則以爲繆，不擇山地以葬親子孫之窮達貧富夭壽，不繫乎此也。據其所言，雖中國礼義之邦，有所不如。大抵多文飾，兜人不盡如其所言要之。祿學筭數實精，余官蜀日有緝得西洋人徐鑒牧者傳教隱僻，奸詭曷嘗誘人以正道如儒畧所云哉。蓋外託讜言，內行邪術，閱是編者切毋爲其所惑。

朱小裴明府松廬清課圖跋

在管五柳先生巾箱，鼓好亦聞七松處士舄檐聽秋良由。

時還讀書不羨芝生飛節老而寄意要將名配古人然彭
澤歸來三徑尚畱薦影隱嵩暇日一編豈少芸香繫我小
裴爲今卓者鐘山暨議辯折張譏剡水締交明聯翫法方
當棟梁以大用乃爲林壑之幽情夢縈秀峰花開白鶴印
綰圍水樹引黃蛇小民旣拜乃甘棠君子又吟其策竹愛
閉戶之多歲種得龍鱗羌有心以貫時何勞麈尾況復三
宵佇月蝸徽則碧玉函來兩腋生風雀舌則樵青嚮出補
桓譚之琴道續陸羽之茶經可謂人境結廬事外輩穎者
矣澍也遇類文通半椽無屋嗜同惠子五車有書憶學士
之亭槐記夜郎之精舍

清平有鶴樓先生讀書
堂澍在黔時曾爲之記

貧而累仕

儒又誤人因題此圖反觸我臆乃知耽阿之宏景卽是勤學之顧歡也

張雲樵比部祠堂記跋

周書之命有云曰篤不忘釋之者謂善其德而不忘非也夫篤卽竺也厚也言厚於親也又與督通言督其雲仍以繩祖茆也先人之畜容已塵邈矣枯椿則占護之肸鬻則漚鬱之而謂非恪愼克孝與星臣季伯于廬左契地營祠以合祀其先樹垣先生旣記其顛末竊謂斯祠之建餽餘致福備言燕私親愛之心油然而生與容臺記之言色不忘乎曰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同一指也爰推

廣經義以爲之跋

范楞阿先生歲寒堂讀杜詩跋

歲在道光辛卯四月余來袁江訪芥航河帥獲晤嘉興范
吾山觀察梧傑人也以尊甫楞阿先生歲寒堂讀杜十八
卷囑爲覈定余披讀再三乃把卷而慨然也憶當日者跛
帽疲驢荒山奔逐殘杯冷炙到處酸辛凍雀依人西山寇
盜拜鵠念主北極朝廷而衣短纈長時多惆悵人老律細
伶有波瀾今先生讀之萬徧摩以十季鑿險縫幽抉髓指
賢神來筆下妙到毫端語乃驚人句堪已癡苦吟髭斷破
卷筆神萬丈光燄名雄李白千秋膏馥字掩金黃可謂無

義不按無房不發豈非注家巧匠詩史功臣也乎後之覽者未可忽諸

大邑縣脩橋堤簿後跋

世儒有云爲善存好名之心望報之意便不是善此言似是而實非也今試執智者而語之曰爾出金若干可以救數命爾身必罹患難子孫必不顯達則必拂然怒今試執愚氓而語之曰爾出金若干可以救數命爾身必免患難子孫必能顯達則必怡然喜何也激之以名動之以報應所以勸也如農夫沐雨櫛風終歲勤苦原期有秋而曰不望汗邪之穫豈人情乎此予所以嘉歎脩理橋隄不恡泉

刀之照善民也今將去任矣異日有可爲之事足利濟人者爾照悉心勉爲之必有昭昭之報當以余言爲符契

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五

老威張 澍介侯

述

先府君行述

嗚呼

府君竟棄

不孝

而長逝耶

不孝澍

自甲寅登鄉薦

以後卽在京肄業迨己未科成進士與館選冬月乃請假旋里奉侍晨昏辛酉春仍赴都散館蒙

恩改授外任銓貴州玉屏縣知縣抵任後遣逐安輿府

君行至襄陽患目眚不能前進乃返家衛

不孝

於次年卽

謝病還里依膝下者三季以家計艱難旅游大江南北歸

而主講蘭山寶違定省之日多矣及嘉慶十五年起病赴
選例合告近乃於十七年銓得四川屏山縣缺十八年二
月到任即迎 府君至署中凡 不孝 所以折獄弭盜劭農
課士 府君靡不訓示周詳事事以實惠及民寬厚慈良
為主 不孝 得以遵循衛繇獲免讐鄧者實賴 府君之教
也至二十一率冬以五妹率及笄將出嫁蔡氏乃偕 母
袁安人歸涼每寄信蜀中戒以居心豈弟毋恃明察 不孝
謹守之勿敢忘後以署任陳某貪黷殃民事上揭大府入
奏奉

旨陳某革職 不孝 解任質審 府君知 不孝 之爲民也

書訓以處事權變不激不隨之道案定陳某論城旦不孝
免議入奏大府檄署大匡幾六月而本任趙君回任乃委
署銅梁接 府君手諭言明春來蜀聞之喜甚擬於冬月
遣人往迎旋調辦秋闈揭曉畢委署南谿不二月而 府
君棄養之信至矣嗚呼痛哉是皆 不孝 舉深孽重以致天
降酷罰罹斯閔凶鮮民之生生不如死顧念 府君平生
去身行已卓有本末願德懿行贊序推服足以矜式閭里
而垂範後人儻不及今詮次一二或致泯沒不章則 不孝
之辜滋重用敢和淚濡墨謹就耳目見聞竊陳梗概伏冀
當代大人先生垂覽焉

府君姓張氏諱應舉字聘九行三世居茌威

祖誠一公諱德厥性嚴毅好面折人過歐鄙皆畏敬之有
難事輒來問策畫與之決嫌疑分利害各厭其意而去生
我府君及叔父應甲府君性寬厚博大不知人世有
機械事勤學攻苦敏於文一日可得制藝十餘首深雄雅
健機杼各異浩然充沛無支詘態同學者咸懃服邢退菴
先生督學秦中校試至涼州得府君文激賞之遂遊庠
府君既以績學工文爲時輩推許而與人交尤款款懇
懇貞亮直樸鄉邦咸欽重焉時祖誠一公病肝鬱往往
忿怒府君曲意承順柔色怡聲設端解譬晝夜侍湯藥

無敢少懈既而病益革 府君籲天祈禱願以身代久之

不起 府君哀號辟踊痛不欲生水漿不入於口 先祖

母臧安人慈諭開導始進糜粥旋 先祖母病 府君與

吾 母調理飲食不解衣者數月親嘗糞汁以卜休咎

先祖母又棄世 府君則大痛曰吾無以爲恃矣異日縱

能顯揚何益乎乃於衣衾棺斂飾終之具詳慎經營凡儀

特爲周備越三歲 不孝濂 生彌月而質狀奇異 府君甚

愛之十二歲而歿 府君盡傷不已及 不孝澍 生家計已

中落西北鄉尙有田二百二十餘畝叔父性窳惰嗜飲博

用羣小言曰嘵嘵求析居 府君以寡兄弟延親友勸之

不允乃擇田之上腴者器具之精好者付之未數月鬻其田斥賣器具無以爲生府君仍召回同居居半載復求析勸畱卒不允又擇田之上腴及器具之精好者畀之未數月復鬻其田斥賣器具無以爲生凡如此剖分者七次而二百二十餘畝之田無半棱茲家具亦靡有子遺矣府君乃授徒度日猶時時周濟之後復召回以至病歿所以待之者極爲篤至雖毀家不怨也府君館在西城隅龍王宮前爲演菜場有廳榭校射處也乙丑夏月犬暑後有參戎胡君游戎周君數輩來館請府君同去射鵲時日猶赫燁序坐廣庭方茶飲見一人反披破衲裘髮鬢

翦然長數寸被面面黝黑如鬼依矮屋門蹲踞語唧唧不可辨少選呼其孫來兒府君聞其聲似習之者徑前問曰爾爲誰其人以手撩髮目匡深陷仰而曰君爲誰府君曰余爲某其人乃噉然哭曰君乃張某余則劉文洵也府君曰子何以至此乃爲府君縷述云云蓋文洵之父名統任直隸任丘縣令署易州知州歿而貲財尙豐文洵志進取以家事授其子至關中書院肄業十年卒不獲雋而歸歸而田宅蕩然二子乞食邨野閒依墟墓以居文洵憤恚甚月餘曰遂盲隨其子行丐於城因憩演芒廳旁之小屋也府君悲愍之不暇射急返館呼雍人與之鬻髮

薰洗取家中衾衣衣之次日徧貽書於同侶俾其伙助或給錢或與衣數日而得錢百餘緡衣十餘襲府君乃爲之質廡以處向營中爲之道地俾其二子食步兵糧於審眎瑤函中檢查醫目良方爲製藥閱三月而文洵之目炯炯然文洵每對人泣曰使吾之目復明得見天日不至饑寒死者聘九公之力也府君嘗於冬日在館門佇立有一人號泣跪於前曰母死無棺府君念無以爲助卽脫皮裘與之曰持此歸可買棺也後有友言此人實無母蓋習知府君之慈祥愛施而故誑之也然府君卒不因人之誑而減其志見貧窮者推解迄不少怪其寬宏而

樂予也如此至於同族某謾詐不測貪饕無已時時陵躪多方容讓傾貲付之不以介意尤爲人之所難能也嘗語不孝曰我之學力自困勉錄中得來天下無不可安之境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解之事小子其志之蓋府君之能廊乎有容犯而不校皆自窮理盡性力學中來也不孝以薄劣獲與庶吉士之選適值上

純皇帝尊諡恭遇

覃恩馳贈先大父誠一公爲儒林郎先祖母爲安人

府君亦

封如謝官先母

封贈安人所以酬深恩者止此嗚呼痛已憶 府君在屏

山署曰

不孝

聽詞訟見民有頑梗者或怒呵之退堂 府

君必痛誠之曰愚民見官長辭不能達意須反覆開導俾其覺悟則易於從善若疾言厲色使之畏懼奚由得其情耶夫人心說誠服示以方嚮則歸之也如流水若束縛之苦處之則恐而思遁於法未有能樂於改過者也 不孝時

佩之以爲藥石孰知言猶在耳而頌儀杳不可復覩痛忍言哉痛忍言哉 府君凡十入秋闈累薦不得售所簪有

真知錄四卷藏於家 府君生於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

一日丑時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辰時終於里第

享年七十三

誥封儒林郎配張安人家藏誥勅本元高昌王阿而的亦
都護之後入明改姓張氏先府君歿長子濂十二歲卒
次卽謝嘉慶己未科進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辛酉散館奉

旨改授知縣銓貴州玉屏縣知縣後選四川屏山縣知縣
娶楊氏叔洵十八歲卒季濤十一歲卒女三長適孟次適
蔡季字劉未嫁卒孫三延壽棄疾無咎皆謝出謝曆庸無
知重以苦幽餘生語無倫次惟希當代大人先生錫之銘
誄用光泉壤則不孝子孫世世感且不朽

庭訓述

澍已未館選後十月請假省親于十一月杪抵家侍

先府君夜坐圍爐

府君曰近時才俊之士多講濫學而厭薄宋儒小子慎毋然宋儒于制度名物誠不如濫儒之得真然援索義理細入彀中使人省惕以檢束身心良可師法未容輕訾議也府君曰聖賢教人莫大于改過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叢集矣孔子自言無大過尙不能必小過之無也顏子不貳過蓋知之未嘗復行也子路喜聞過故令名垂于無窮也今之人聞人言其過則悻悻然怒于色呶呶然怒于言非止

謫自修止謫無辯之謂也夫飾非者必拒諫交過者必招尤以小過爲無傷是謂小人改過而不吝乃成大聖爾小子其慎之

府君曰世皆言李斯勸始皇焚書坑儒其實啟于商鞅韓非子云商君教秦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遂公家之勢禁游宦之民顯戰耕之士是燔詩書之議本于商鞅李斯踵其後而扇虐燬耳

府君曰夫子云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能恕則能仁居心必不谿刻也能恕則能忠待人必不譖詐也孟子言自反即恕之說也且能恕則必謙謙而必讓則

孔太矣能恕則必敬敬而必方則義行矣

府君曰濫儒以土神爲知水神爲信者蓋土厚重重則誠誠則明所謂寓精明于渾厚也水有朝夕來不愆期所謂盈科而後進也至于木神爲仁哲仁生于木也如木中之桃杏皆有仁仁生意也即人惻隱之心也

府君曰爾小子性剛善惡太分明非處世之道宜學婁師德之勸其弟啞面自乾也尙書大傳大戰篇云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師德之說本之能此則可處世矣

府君曰馬宛斯釋史引孟子逸文甚備小子能數之乎樹

遂述十餘條至廣韻引孟子曰六十四乘爲一圭句啟
府君曰此非孟子文也漢書律厯志云量多少者不失圭
撮注孟康曰六十四乘爲圭廣韻誤引爲孟子也孟康亦
稱孟子經典釋文序錄有孟子注老子二卷或曰孟康也
府君曰孟子言湯十一征蓋謂用兵十一次非必指十一
國也紀年帝癸二十一年征有洛一也遂征荆荆降二也
二十六季滅溫三也二十八季征韋四也遂征顧五也二
十六季取顧六也三十季征昆吾七也三十一季征夏邑
克昆吾八也戰于鳴條九也征三朥十也戰于郟獲桀于
焦門十一也故曰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然湯初征自葛

始或有洛即葛也

府君曰韓昌黎文張巡使雷萬春詣賀蘭進明乞救兵而
錢易南部新書以爲巡使許遠其不同如此昌黎唐人當
得其實

澍在屏山任迎

府君于官舍侍養事事廸教遵循衛繇藉免僇鄧而澍性
嚴毅審案不無譙讓呵責

府君每誨之曰觀尔所爲是未得讀書之益也試觀濊書
循吏傳序云與民休息又云禁網疏闊又云寬厚清靜又
云謹身帥先居以廉平又云政平訟理皆寬之謂也如文

翁則仁愛好教化王成則勞來不怠黃霸則明察內敏特
用寬和爲名持法平祇去其泰甚朱邑則未嘗笞辱人存
問耆老鰥寡遇之有恩龔遂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召信
臣則眎民如子爲民興利務在富之此五人者曷常束縛
百姓使之畏慙齎息哉卽東溼循吏十二人皆不以絃急
爲心而推惠及人故說我風愛也小子其勉之

府君曰爲官須要明然不可恃明也恃明則偏猾役姦胥
必窺官之意旨以中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必將之以虛
持之以公乃可然今世却有明而不公者貪戀賂賄顧憎
情面不難慎到是非遂使孤另之人受其荼毒此民之蠹

賊也尔小子其慎之

府君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吾恐其非眞文人也若眞文人豈有相輕之理杜工部爲詩史于王楊盧駱極其推挹而楊大季乃有邨夫子之目李太白爲詩仙讀黃鶴樓詩奇賞崔灝而薛能竟有終無取之謂是其居心浮薄鄰于夸誕是白非丹愛辛忌苦是爲闇蔽尔小子切勿蹈此府君曰今之有司孰不欲激揚士類敦崇風俗而士習卒不端民風卒不淳者何也徇虛名以市譽無實心以行政也試觀古人之訓士庠序謹教申以孝弟古人之教民農桑勤課厲以廉耻故城闕無佻達之荒游鄉里民耰耜之

德色今何如哉然匹夫行善閭里守劍于塗而不去脫驂于路而不名由薰其德而善良也況有司握權宣化承流自屬易易乃士有偈矩則曰劣衿民有跽爭則曰敗類豈果士民之舉乎尔小子能誠心督率吾知害馬自去威鳳自來矣

府君曰老子訓人以柔謂舌柔則長存齒剛則易缺誠保身之挈令也然正有分別有堅忍之柔有巽懦之柔有果毅之剛有暴厲之剛若見事畏避則近于怯遇人夸毗則近于佞非柔也若湯火必蹈則鄰于闇眊睡必報則鄰于賊非剛也故箕子陳洪範則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吉甫

頌仲山則曰剛亦不茹柔亦不吐

先安人母氏遺事述

嗚呼澍之違母氏蓋自九歲至今矣猶憶澍八歲時舅姪
病亾侍安人往弔其居在北門外于家灣去城二十里
所既至哭奠畢舅氏畱宿一日偶與安人至後院見中室
設祖宗像貌皆高鼻大顴危冠珥貂有書湖廣行省平章
政事中書左丞相者有書佩金虎符大將軍者有書佩珠
虎符大將軍者有書佩三珠虎符大將軍者如此凡數十
適舅氏幼子趨過安人呼而止之語澍曰尔舅氏家在前
朝通顯多以莖功簪所藏誥命尙夥今尔舅業農田日廢

諸子竊情家謚落慮年老且抑鬱奈何言之淚纏纏下澍
時亦哭失聲不知何心之所感也居數日舅氏車送歸家
日纔眈安人下鑰啟戶澍見一大鹿毛色蒼白滿身梅花
團自樓西奔入廚而廚門故尙扃也急爲安人言之安人
曰是尔小子異曰得祿之徵也夫鹿者祿也且爲多壽之
獸願尔異曰長年母之願也後值端陽節日正午安人方
在廚蒸棗糕澍在几啟牖見後院一紅裳女子揚袂翩舞
顧予而笑欲取木樨擊之倏忽而隱語安人曰是有鬼安
人曰何也語之故安人曰非鬼也鬼則白晝何能見形亦
非恠也此室居數年殊靖謐於無變異蓋紅裳屬火火陽

也今正陽之月見之月又陽也然而爲女子乃陰也夕當
慎火至夜果竈突煙起壁中木柱然膊膊作聲急水灌之
乃息凡安人之見事明而析理精也如此恨澍棄養日早
而齒又稚無由備悉安人之嘉言懿行也今就所知者筆
之蓋不勝涕泗沾襟云

屏山縣志目錄序述

山河兩戒辰宿列張分精布氣巡應州疆岷山井絡建福
會昌馬湖分野井鬼馳光步變摘微職司保章在天烝象
以觀妖祥作星野志第一

縣志可不紀分野而屏山
實馬湖府全境故作之

后率甄度姬旦測圭郡縣既設廢置分離繫樞結耆西南

之夸唐蒙通道高駢鎮陞榷爲越構契道朱握江山未改
尋端得倪仵建置志弟二

秦圖漢籀今也煙哀四至八到儒生芟裁矧此僻遠準望
誰該襟滇鑠蜀界馬分雷金沙浩浩錦屏崔崔幅幘遼闊
諸葛曾來仵疆域志弟三

夏官司險秋官職方周知地防牝牡陰陽左擔五尺馬搏
牛僵登高臨深青蛉黃螂山河信固苾部陸梁誰與仵鎮
弛乃邊防時雷波
夸滋事仵形勝志弟四

玉臺金堂馬湖龍谿客兒屐阻桑氏經迷遂令奇奧鬱湮
品題蕭漂若水截辭靈螭映崖魚畏采幹援嘒况乃阨塞

有踰沈黎作山川志第五

鏟土而流鬻郡而縣溘唐元明屢經更變惟我

熙朝當官敘選文能畜眾武亦懂戰王烈徐清寇剛張練
王箭趙菜尤爲稀見作職官志第六

在管文黨廣厲學官凡殿后室續古衣冠通經司馬簪籍
景鸞遐哉沓矣風教殫殘馬湖城闕佻達泮桓爲師儒者
試誦河干作學校志第七

賓興周世賢良溘廷魏晉中正唐宋明經踵而行之帖括
拾青士皆入彀才不充廷伊此邊邑科第晨星隆隆誰起
曰賴地靈作選舉志第八

青衣白弩誼部之風屏維邊裔樸僊崑蒙疆者狼顧弱乃
蟻工輕生鴻毛貪利蠋蟲不宣教化俚俚奚從載移載易
鄒魯其同作風俗志第九

聖賢教澤山水精英含靈復性世乃昇平山林廊廟出處
飛聲蓋部耆舊承祚甄明今不古若攄發幽情願繼起者
祇行厲名作人物志第十

符水光絡熨道黃帛自溼以來鬱有芳烈朴紀孝慈亮甄
貞潔維茲屏邑山峭水澈男也勁剛女兮絕淩敢恡管彤
以湮風節作列女志第十一

瀘水之南邛都之東諸夸盤踞毒肆蠱蜂縣境在腹臆乃

泉雄今也滌盪邊徼息烽兵屯鐵鑠隘設煙峯蜀滇仵固
龍馬或逢仵邊防志弟十二

深林密箐寶產良材香栴百丈倚生崔嵬在咎勝國神木
超厓我

朝營建工度頻來艱難五事上達平臺山靈感惠木客停
哀仵木政志弟十三

馬湖之郡簪爲蠶服長官土司明四元六犬聿眺梁屢經
戎戮改土爲流路無虎哭我

朝寬仁延其氏族貢馬輸誠折盒憫蹶作土司志弟十四
子雲荒宅涪翁邃洞薛氏書樓楊君筆壘馨逸至今誰不

懷夢游屐脫齒吟肩荷匭壯心題橋羈懷弄棟豈必咬名
足掃區霜任流寓志弟十五

卿雲景徂蘇李音沈龜毛兔角不古不今旁按遼紹披沙
揀金或關利病或切規箴風雲月露付之炳蟬擇其尤雅
爲得失林伯蒧文志弟十六

瀘谿縣志總目序述

朝代賀遷都邑肇錫簡或劇繁繁又分析是縣初基紀季
萬厯雙鶴來翔百雉爰璧志建置弟一

白阜初定黃圖以開千里共月百里聞雷此彈丸者亦銅
綬哉不勞章亥自得埏垓志疆域弟二

易簪城隍容民畜眾重門爲闔麗郭則甕環以流波于焉
制控勿令積阨黃衣入夢志城池弟三

誰畫其寢誰芳其榭燕去鴻來眎同傳舍家無琴聲徒聞
宣夜風雨攸除何庸大夏志公署弟四

文黨守蜀董鴈學官馬卿張叔鳴鳳翔鸞惟茲僻邑雅富
衣冠儻能振興史逢誰姍志學校弟五

食毛踐土納賸宜焉催科可拙撫字爲先何有頑梗追呼
弗前滋生日益勿俟恩蠲志賸役弟六

飛芻而輓改爲折色旣息其勞宜感其德積歉鼎鼎母乃
愆武嗟尔農民敢忘君國志漕折弟七

張融海賤恨不道鹽瀘食淮鹹
波連沾梟徒充斥民爭
價廉禽捕曷易變通勿淹志
鹽引弟八

益蘭高柳飛狐下雉其邑言
言其形齒齒瀘雖遐僻山水
環峙巖障屹然陂池瀾爾志
形勢弟九

大覺小覺峯連出雲規水稅
水波合瀘濱竹木蒨蔚魚鰕
闕貯鍾靈毓秀瀘興舍芬志
山川弟十

容々監々虞書有言流惡鍾
美旨左有論爲堰爲洫乃隄
乃門旱暘無虞是在養源志
水利弟十一

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天根辰
角夏令有章褰裳畏匡涉者
傍惶不障不舟取譏單襄志
津渡弟十二

民以養兵兵以衛民近或秦越甚者鵲鶉雀苻早緝風鶴
無驚據險阨要勿曰時平志防守第十三

古人有言詔書挂壁州縣之符急如霹靂今也不然羽空
插檄實額選從政在接剗志舖遞第十四

鄒魯儒雅秦晉堅確江右清雫晉焉稱卓邑小風淳土腴
俗樸移易爲良勿守齷齪志風俗第十五

惟其顧大是以蕃滋繁茲叢余生殖何資勤則不匱儉乃
無虧不材由沃古語其欺志物產第十六

禦菑捍患祀典攸昭忠良節義祀宜不祧肝鬲薦膺溫鬱
奠椒棗梁孔固俎豆其雕志祠廟第十七

香積蘭若仙佛所栖晨鐘暮鼓足醒沈迷寫經集鵠誦梵
吹蠡何必雄刹始稱招提志寺觀第十八

伊何人哉過墓不哀狐鼯老窟荆棘荒堆石磨埋沒紙錢
飛來掃除酬奠子孫肝摧志冢墓第十九

荒煙古碣蔓草穹碑何年亭榭前代尊彝摩挲憑弔灑落
襟期晉人往矣疑以傳疑志古蹟第二十

縣大郡小姬周之制兩漢令長區分品第輔置丞尉師儒
濟濟夏替遷除較如誼系志秩官第二十一

坐堂皇上曰父曰母保障繭絲二塗奚取清病無魚苛誚
爲虎芟蝨字良何慚卓魯志宦業第二十二

九品中正古稱得人今尙科弟俊異麟麟誰咄風溼安厠
王賓科名不負是曰席珍志選舉弟二十三

母曰蓮脰賢喆蒸蒸處抱白璧出舒朱繩或文而鳳或苞
而鷹義捐西粟孝感丁藤志人物弟二十四

秋霜厲志皓月明心勁竹成節雌鸞獨吟尊章歷志藐孤
嗣晉綱維世教曷弗欽欽志列女弟二十五

寄客寓公曷擇匪地賢者履筇山炯川嬋燒燭噍詩磨崖
伯字姓氏芳香寶勞遐思志流寓弟二十六

二氏之教吾儒弗譚究其宗旨義味包含山栖雲岫寺處
香龕宅心事外陋彼僵蠶志仙釋弟二十七

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旣福陰陽生死門第倘術能精有如
符契游食資身籍此伎菽志方術第二十八
瀛志五行學出鴻範休嘉勿矜災禍彌憾乾以清奪日月
過湛修省召和譏緯勿犯志休咎第二十九
風雲月露蘇綽所誹菽粟布帛東萊所希經濟有物風教
攸歸汰彼沙礫揀是珠璣志菽文第三十